

2002年度

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

《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梁斌文学奖

《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



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

新世纪

XINSHIJI
HUOJIANG
XIAOSHUO
JINGPINDAXI

获奖小说
精品大系

02 卷

陈应松 刘庆邦 李佩甫 阿来等/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
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

新世纪

XINSHIJI
HUOJIANG
XIAOSHUO
JINGPINDAXI

获奖小说
精品大系

02 卷

陈应松 刘庆邦 李佩甫 阿来等/著

下

2002年度

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

《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梁斌文学奖

《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 02 卷/陈应松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87-2881-1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VI.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109 号

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 02 卷

作 者	陈应松 刘庆邦 李佩甫 阿 来等著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魏洪超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01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5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下 篇

没有想到，十年后，我的工作会是四处照相。

我不是记者，不是照相馆的，也不是摄影家，而是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的馆员。身穿着摄影背心，在各种会议上照相，到农村去照相，到工厂去照相，也到风景美丽的地方去照相。目的只是为了把馆里负责的三个宣传橱窗装满。三个橱窗一个在自治州政府门口，一个在体育场门口，一个在电影院广场旁边。宣传部长总是说着文件上的话：“变化，要表现出伟大时代的伟大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很难表现。

比如每一次会议，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都希望橱窗里有自己的大幅照片，主席台上的人一个个排下来，三五年过去，仍然一无变化。农民种庄稼的方式也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十年前，农民的地里有了拖拉机，又是十年过去，拖拉机都有些破旧了。倒不及变化刚刚发生时的那种新鲜了。然后是给家家户户送来了现代光明的水电站，但是，不变的水电站又怎样体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不同的风景照片来调剂这些短时间内很难有所变化的画面。结果，有了不同的风景照片，这些图片展览好像就能符合表现伟大变化的要求了。

所以，风景是一个好东西。

对我那双镜头后面的眼睛来说，风景也真是好东西。我挎着政府配置的照相机，拿着菲薄的出差补贴四处走动拍摄风景照片。另一些挎着政府配置的照相机的家伙也四处游荡，拍摄风景照片。在这种游走过程中，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始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摄影家，或者是一个未来的摄影家。于是我把持着的那三个橱窗，在这个小城里，作为重要的发表阵地就有些奇货可居了。很多照片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我这里。于是，我又有了一个身份，一个编辑，一个颇有权威

感的业余摄影评论家。三个橱窗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时髦。那些年,干部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知识化,越来越追逐新潮。这些领导都把相机当成了小汽车之外的第二项配备,就像是今天的手机与便携式电脑。

我因此成了好多领导的朋友,一个好处是他们去什么地方时,可能在他们性能良好的越野吉普里把我捎上。大家一起在路上选景,一起在路上照相,一起把作品发布在我把持的橱窗里。这些个橱窗使我成了小城里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人物。我成了很多领导的艺术家朋友。

甚至有开放的姑娘找来,想让我拍一些暴露的照片,作为青春的纪念。她们抱着人体画册,脸红红地说:“就是要拍这种照片。”她们说,年老了,看看年轻的身体,也是一份很好的纪念。

布置橱窗时,我已经习惯有很多人围观,在身后赞叹。当然,这些赞叹并不全都是冲着我来的,虽然我摆放那些照片的位置很具匠心,虽然我蘸着各种颜料,用不同样子的笔写出来的不同的字总是美不胜收。但更多人的听上去那么由衷的赞叹,只有一小半是为了照片,一多半是为了照片后面那些熟悉的名字。人们说:“啊,某局长!”

“看!某主任!”

这一天,我贴了半橱窗的照片,听了太多的这种赞叹,心里突然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了一丝怀疑,便让对面小店送了一瓶冰啤酒过来,坐在槐树荫凉下休息。五月的中午,天气刚刚开始变得炎热。洁白而繁盛的槐花散发的香气过于浓烈,熏得人昏昏欲睡。

在很多人的围观下,我为一幅照片取好了标题《遥远的温泉》,并信笔写在纸上。是的,这是一幅温泉的照片。热气蒸腾的温泉里,有两三个女人模糊肉感的背影,不知是距离太远,还是焦距不准,一切看上去都是从很远的地方偷窥的样子。照片上的人影被拉到很近,但又显得模糊不清。这是我的橱窗里第一次发布这样的照片。前一天晚上,我与拍下这张照片的某位领导一起喝酒。听他向我描述他所见到的温泉里男女共浴的美丽图景。他也是一个藏族人。他说:“他妈的,我们是退化了,池子里的人都叫我下去。结果我脱到内裤就不敢再脱了。”

“池子里人们笑我了。他们笑我心里有鬼。想想,我心里真是有鬼。”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有些醉了,“伙计,你猜我怕什么?”

我猜出了几分，但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温泉里那些姑娘真是健康漂亮，我怕自己有生理反应，所以要一条内裤遮着，所以，最后只有跑到远处用长焦镜头偷拍了这些照片。”有些照片异常的清晰，但我们下了好大决心，才挑了这张面目模糊的，以为一个小心的试探。

我坐在树荫下喝着啤酒，写下了那个标题，并从牛皮纸信封里拿出这张照片时，那几团模糊的肉色光影一下便刺中了人们的眼球。人们一下便围了上来。虽然不远处的新华书店里就在公开出售人体摄影画册，录像带租赁店里半公开地出租香港或美国的三级片。尽管这样，模糊的几团肉光还是一下便吸引了这么多热切的眼球。正是这些眼球动摇了我把这张照片公开发表的信心。我不用为全城人民的道德感负责，但在展览上任何一点小小的不慎，都会让我失去那些让我在这里生活愉快的官员朋友。

于是，那张照片又回到了牛皮纸信封里。那几个标题字也被撕碎了。我又灌了自己一大口冰凉的啤酒。这时，一个穿着黑色西服，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的官员自己打开一把折叠椅坐在了我的对面。

说他是一个官员，是因为了他那一身装束，因为他自己拿过椅子时那掩不住的大大咧咧的派头。他笑咪咪地坐在我面前，说：“请我喝杯啤酒吧。”我把茶杯里的残茶倒掉，给他把啤酒斟满，我有些慵倦的脸上浮现出的笑容有些特别的殷勤。

他问：“你不认识我了？”

我摇摇头，说：“真没见过，但我猜，起码是个县长。”

“好眼力。”他说，他是某个草原县的副县长。

我说：“那你很快就能当上县长。”凭我多年的经验，有两种人明知是假话也愿意听，一种是女人愿意你把她的年纪说小，一种是那些在仕途上走上了不归之路的官员，愿意听你说他会一路升迁。

他笑了，灌下一大口啤酒，说：“我们这种人身上是一种气味的，有狗鼻子的人，一下就闻出来了。”

我说：“你骂我呢。”

他说：“我不是把你我两个都骂了吗？”

他说的倒还真是实话，他把当官的人，和一眼就认得出谁是当官的人的人

都给浅浅地骂了。

他说：“我认识你。”

我说：“哪次开会，不是我来照你们这些一个个大脑袋，你当然该认识我了。”

“那次你到我们县，我就想赶回来见你，带你去看温泉，你一直想看的温泉。结果我赶回来，你们已经走了。”

说起温泉，我有些恼火，因为莫名的担心，我取下了这张照片，但我待会儿还得去向这张照片的摄影者做一些解释，并且不知道这些解释能否说服对方。

看我经过提示也没有什么反应，他把刚才摘下又戴上的墨镜又摘下来，隔着桌面倾过身子来，说：“你这家伙，真不认识我了？”

这回，我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但没有到温泉一样遥远的记忆中去搜寻，最后，我还是摇了摇头。

他有些失望，也有些愤怒，说：“你他妈的，我是贤巴！”

天哪，贤巴，有好多年，我都牢记着这个家伙，却没有遇见过他。现在，我已经将他忘记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当我记得他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很多的仇恨。当我将他忘记的时候，那些仇恨也消泯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真是恰逢其时。因此，我想，神灵总是在这样帮助他的吧。

于是，我惊叫一声：“贤巴！”就像遇到多年失散的亲人一样。

他看着我激动的样子，显得镇定自若，他拍拍我的肩膀，看看表，用不容商量的官员口吻说：“我去州政府告个辞，你把这个赶紧弄完，再回家把照相机带上。两小时后我来这里接你。”

他说着这些话时，已经走到了大街的对面一辆三菱吉普跟前，秘书下来把车门替他打开，而我不由自主地也相跟着与他一起走到了车子前。他在座位上蹬蹬屁股，坐牢实了，又对我说：“记住，一定要准时，今天我们还要赶路。”

而我还在激动之中，带着一脸兴奋，连连说：“一定，一定。”

当贤巴的坐驾在正午的街道上扬起一片淡淡尘土，消失在慵倦的树荫下时，槐花有些闷人的香气阵阵袭来，我才想起来，这个人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呢？一个区区几万人的草原小县的副县长凭什么对我用这样的口吻说话。而我居然言听计从。街上有车一辆辆驶过，车后一律扬起一片片尘土，我被这灰尘呛住了。一阵猛烈的咳嗽使我深深地弯下腰去。等我直起腰来，又赶紧回到

橱窗那里，把剩下的活干完。然后，回到办公室，打开柜子收拾了三台相机，和一大包各种定数的胶卷。

馆长不在，我在他办公室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回来，于是，我才放了一张纸条在他的桌子上。背上了相机，再一次走上大街，我心里开始嘀咕，这个该死的贤巴，十多年不见，好像一下便把过去的全部过节都忘记了。而我想起这一点，说明那些过节还枝枝杈杈地戳在我心口里。但我没有拒绝他的邀请。回去十几年，我想当年那个固执的少年是会拒绝的。但我没有拒绝。

仅仅是因为那个男女不分裸浴于蓝天之下的温泉吗？

我走到体育场前的摄影橱窗那里，贤巴乘坐的三菱吉普已经停在那里了。贤巴满面笑容地迎上前来，一开口说话，还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腔调。他说：“我以为你要迟到了。”

“你以为？”

他仍然是一副官员的腔调，“你们这些文艺界的人嘛，都是随便惯了的。”

我只知道自己是群众艺术馆的馆员，而不是因此就算文艺界，或者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文艺界，就确实确实不大清楚了。

他很亲热地挽住了我的肩膀，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亲热相处，或者是当年的分手曾经十分愉快一样。

他又叫秘书从我手上夺过了两只摄影包，放进了车里。

后来，我也坐在了车里，他从前座上回过头来，笑着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槐花的香气又在闷热的阳光下阵阵袭来，我点了点头。

车子启动了。贤巴很舒服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后排是我和他的秘书。看着他的硕大肥厚的后脑，我心里又泛起了当年的仇恨。或许还有嫉妒。这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目光，望着前方，仍然野心勃勃，但其中也有把握不定前途的迷茫。我用相机替自己拍过照片，就像那些大画家愿意对着镜子画一张自己的自画像一样。我从自己的每一张自拍照中都看到了这样的目光。第一次看见这种神情的时候，我被自己的目光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但是，我的眼睛里野火一样燃烧着的东西却告诉我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什么。我想，面前这个人也跟我一样，肯定以为自己一直志存高远，而一直回避着面对渺渺前程时的丝丝迷茫。

这时，他说话了：“我看你混得很不错嘛。”

我直了直脖子，说：“没法跟你比啊。”

“小小一个副县长，弄不好哪一天说下去就下去了。”

“我想体会一下这种感觉还体会不到呢。”

这时，他突然话锋一转，说：“听说你搞摄影后，我就想，你总有一天会来拍我们县里的那个温泉。结果你一直没来。”

这使我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花脸贡波斯甲，使我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遥远的温泉。

贤巴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我说的这个温泉，就是当年花脸向我们讲过的那个温泉。”他还说，“唉，要是花脸不死的话，现在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看那些温泉了。”

“但是花脸已经死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的眼睛，说，“花脸死得很惨。”我的口气会让他觉得花脸落得那样的下场，和他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他好像没有觉得。他说：“是啊，那个年代谁都活得不轻松啊。”我眼前又浮现出了花脸死去时歪倒在火塘里的样子，想起了他那烧焦的脸。现在，那个灵魂与血肉都已离开的骷髅还安坐在那株野樱桃枝杈上吗？这个季节，细碎的樱桃花肯定已经开得繁盛如雪了。风从晶莹的雪峰上扶摇而下，如雪的樱桃花瓣便纷纷扬扬了。

我没好气地说：“就不要再提死去多年的人了吧。”

“我们不该忘记，那是时代的错误。”贤巴说这话时，完全是文件上的口吻。汽车性能很好，发动机发出吟咏道路的平稳声音，车窗外的景色飞掠向后。一棵树很快陷落在身后，一丛草中的石头，一簇鲜艳的野花，都一样地飞掠向后，深陷于身后的记忆之中了。记忆就像是一个更宽广的世界，那么多东西掉进去，仍然覆盖不住那些最早的记忆。我希望原野上这些东西，覆盖了我黯淡的记忆。但是该死的记忆又拼了命从光照不到的地方冒出头来。是的，记忆比我更顽强。

贤巴又说起了温泉。我告诉这位县长，他说到温泉时有两种口气，一种是官员的口气，他用这种口气谈温泉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要大力加以开发。他谈到了资金，谈到了文化。就是这该死的人人都谈的文化，但他话题一转，谈到了男女混同的裸浴。他的口气一下变得有些猥亵了。他谈到了乳房、屁股、毛发，

少年时代的禁欲主义使我们看待一切事物都能带上双倍色情的眼光。这种眼光使我们在没有色情的地方也看到淫邪的暗示，指向众多的淫邪暗示。

他一点也不生气，而是哈哈一笑，拍着他司机的肩膀说：“是的，是的，两种口气，官员的口气和男人的口气。”他的意思是说，谁让我又是官员又是男人呢？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奔向的是牧马人贡波斯甲向我们描述的那个温泉，是我们少年时代无数次幻想过的温泉，那他就不该用那样的口气。于是，我不再说话。

他的眼睛已经被这话题点亮了。

他说：“到时候你拿相机的手不要发抖，不要调不准焦距。”

我没有说话。

“哈，我知道了，你只要饱自己的眼福，不愿意变成照片与人分享嘛。还是拍些照片，以后就看不到这种景象了。”

这一天，我们住在县城。贤巴请我去了他家里，他的妻子是个病恹恹的女人，周身都散发着一股药片的味道。但还是端着县长夫人的架子，脸上冷若冰霜。贤巴有些端不住了，说：“这是我的同学，我的老乡。”

于是，县长夫人脸上那种冷漠的表情更加深重了，口里嘟哝了一句什么。

我自己调侃道：“乡下的穷亲戚来了。”

县长夫人表情有些松动，打量我一阵，说：“你们那里真还有不少穷亲戚。”

我很好奇：“他们到这里来了。”

县长夫人盘腿坐在一块鲜艳的卡垫上，手里拿着一把精致的木梳，说：“他们来洗温泉。”

我心里有了一些恶意：“我来也是因为温泉。”

贤巴赶紧插进来，说：“他是摄影家，他来拍温泉。我们要把温泉这个旅游资源好好开发一下。”

县长夫人脸上的表情又松动了一些。眼睛看着我，话却是对她丈夫说的：“给办公室打个招呼，让招待所好好安排吧。”

说完，她好像是做了一件特别累人的事情，叹口气捶着腰走进了里间的房子。其实，此前她丈夫已经在招待所把我安顿好了。我害怕贤巴因此难为情，所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把我送下楼，说：“她跟我们不一样，她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她爸爸是我的首长。”他说出一个名字，那口气中的一点点歉疚就完全

被得意掩盖了，“那就是她爸爸。”

当然，他说出的确实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

这时已经是夜里了，昏黄不明的路灯并没有把地面照亮多少，却掩去了草原天空中群星的光芒。贤巴又问我老婆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中学教师。县长说：“教师很辛苦。”

我说：“大家都很辛苦。”

他又声音洪亮地笑了。笑完，拍拍我的肩，看着我走出了院子。街上空空荡荡。一小股风吹过来，吹起一些尘土。尘土里卷动着一些破纸片，一些塑料袋。尘土里的马粪味和远处传来的低沉狗吠和黯淡低矮的星空，使我能够确信，已经来到了草原。

第二天，贤巴没有出现。

一脸笑容的办公室主任来陪我吃饭，说贤巴县长很忙。开会，审查旅游开发方案，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只好说我不忙。吃完午饭，我上了街。街面上很多小铺子，很多露天的台球桌。有几个小和尚和镇上的小青年在一起挥杆，桌球相撞发出响亮的声响。不时有牧民骑着被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马从街上走过。我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去温泉有六十里地。我站在街边看了一阵露天台球，然后，一个牧民骑着马走过来，身后还有一匹空着的马。我竖起拇指，就像电影里那些站在高速路边的美国人一样。两匹马停下来。斜射的太阳把马和人浓重的身影笼罩在我身上。马上的人身材高大。这个身影欠下来，说：“伙计，难道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我说出了温泉的名字。

他哈哈一笑，跳下地来，拍拍我的屁股：“你骑有鞍子这一匹，上去吧！”他一推我的屁股，我一下便升起来，在高耸的马背上了。那些打台球的人，都从下边仰脸望着我。然后，他上了那匹光背马，一抖缰绳，两匹马便并肩嗒嗒走动了。很快就走出县城，翻过两座小丘之间的一个山口，一片更广大的草原出现在眼前。

“嗨！”不知不觉间，我发出一声赞叹。

然后，一抖缰绳，马便奔跑起来。但我没有加鞭，只让马离开公路，跑到湖边，就放松了缰绳，在水边松软的小路上放慢了步伐。这是一个季节性的湖泊。水面上水鸟聒噪不已。那个汉子也跟了上来，看着我笑笑，又抖抖缰绳，走到前

面去了。这一路，都由他控制着节奏，直到草原上突兀而起的一座赭红色的石山出现在眼前。他告诉我山根下面便是温泉。看着那座赭红色的石山，看着石山缝里长出的青碧小树，我想到了火山。很多年前，就在这里，肯定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火山喷发。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说：“这话像是地质队的人说的。”

“我不是地质队员。”

两个人正斜坐在马背上说话，从我们所来的草原深处，一辆飞驰的吉普车扬起了一柱高高的尘土。汉子突然猛烈地咳起来。我开了个玩笑，说：“该不是那些灰尘把你呛住了吧？”

他突然一下止住了咳嗽，很认真地说：“不只是我，整个草原都被呛住了。”

这一路，我们都避开了公路在行走，但又一直伴随着公路，和公路一起平行向前。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行。汉子说：“以后你再来这个地方，不要坐汽车来。”

我说那不大可能，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他挥了挥手，说：“得了吧，你的前辈都是坐着汽车来洗温泉的吗？”我的前辈们确实不是坐着汽车来洗温泉的，而且，是在有了汽车以后失去了四处行走的自由。当然，后来又恢复了四处行走的自由，但是，禁锢太久之后，他们的灵魂已经像山间的石头一样静止，而不是一眼泉水一样渴望奔突与流浪了。很多人确实像庄稼一样给栽在土里了。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看温泉，想像你的先辈们一样享受温泉，那你就把汽车放在县城，骑一匹马到温泉边上来。”

“就像今天这样？”

他说：“就像今天这样。”

那辆飞驰的吉普车从与我们平行的公路上飞驰而过时，我们已经到了那赭红色的山崖下面。抬头仰望。高高的山崖上有一些鸽子与雨燕在巢里进出。他在这个时候告诉我：“我叫洛桑。”

我看着那些飞出巢穴的雨燕在空中轻捷地盘旋，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什麼。我说：“对不起，我早该问你的。”

他跳下马，我也下了马，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他说：“你该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又颇为尴尬地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告诉他我的名字。

洛桑笑了：“你总是这么心不在焉吗？”

我告诉他：“我一直在想温泉。”

他看了看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的亮光，但立即就掩藏住了。他说：“哦，温泉。温泉。好吧，朋友，温泉已经到了。”

这时，我们脚下掩在浅草中的小路，正拐过从崖体上脱落出来的几块巨大的岩石，西斜的太阳把岩石巨大的影子投射在身上，风吹在身上有些凉。当我们走出岩石的阴影，身子一下又笼罩在阳光的温暖里，眼前猛然一亮：那不单单是阳光的明亮，而是被斜射的阳光镀上一层银色的水面反射的刺眼光亮。

温泉！

遥远的措娜温泉。曾经以为永远遥不可及的温泉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站在那里，双眼中满是温泉上的光芒在迷离摇荡，浓烈的硫磺味就像酒香一样，增加了恍惚之感。我站在那里，不知站了多长时间，只记得马在身后噗噗地喷着响鼻。这些光芒慢慢收敛了刺眼的光芒，让我看清楚了。从孤山根下的岩缝中，从倾斜的草坡上，有好几眼泉水翻涌而出。温泉水四溢而出，四处漫漶，在青碧的草坡上潴积出一个个小小的湖泊。就是那些湖泊反射着一天里最后的阳光，辉耀着刺目的光芒。

我把牵着的马交给洛桑。独自走到了温泉边上。水上的阳光就不那么耀眼了，只是硫磺味更加浓重。旷大的草地中间，一汪汪比寻常的泉水带着更多琉璃般绿色的水在微微动荡，轻轻流淌。温泉水注入一个小湖，又很快溢出，再注入另外一个小湖。水在一个个小湖之间蜿蜒流淌时，也发出所有溪流一样的潺潺声响。

我坐下来，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年前家乡寨子后面山上的盐泉边上。

鸟鸣与硫磺味都与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森林，也没有雪山。除了背后一座拔地而起的赭红色孤山，放眼望去，都是平旷的草原，一声浩渺叹息一样辽远的草原。

洛桑用马鞭敲打着靴子，让我收回了远望的目光。他说：“每一次，我都像第一次看见一样，都像看见一个新鲜的年轻姑娘。”

我说：“但是，这不是我一直想来的那个温泉。”

然后，我向他描述了花脸贡波斯甲曾经向我们描述的那个温泉。那个温泉，不像现在这样安谧、宁静，而是一个四周扎满帐篷的盛大集市，很多的小买

卖，很多美食，很多的歌舞，很多盛装的马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穿着盛装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来到泉边，不论男女，都脱掉盛装，涉入温泉。洗去身体表面的污垢，洗去身体内部的疲惫与疾病。温泉里是一具具漂亮或者不够漂亮的躯体，都松弛在温热的水中。

也许真正的情形并不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自由，那么松弛，但在我的童年，花脸和寨子里那些来过温泉的上辈人的描述为我造成了梦境一样美丽的想象。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梦幻之地，这里却安静得像被人完全忘记了一样。草地青碧，蓝天高远，温泉里的硫磺味来到傍晚时分的路上，就像有种女人把某种美妙的情绪带到我们心头一样。还有一个叫洛桑的汉子，照看着两匹漂亮的马。马伸出舌头，卷食那些娇嫩的青草。

我一直坐在泉边。

不知过了多久，太阳光中的热力减弱了很多。

身后的洛桑突然说：“来了一个人。”

果然，一个人正往山坡上走来。来人是一个乡村邮递员。他走到我们跟前，向洛桑问好，却对我视而不见。洛桑拿来一瓶酒放在地上，又拿出了一块肉，乡村邮递员从包里掏出一大块新鲜奶酪，然后，两个人脱得干干净净下到了温泉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下到水里，然后，把头深深地扎进温热的水里。水，柔软，温暖，从四周轻轻包裹过来，闭上眼睛，是一片带着嗡嗡响声的黑暗，睁开眼睛，是一片荡漾不定的明亮光斑。一个人在母腹中就是这个样子吧。佛经中说，世界是一次又一次毁灭，一次又一次开始的，那么，世界开始时就这样吧。洛桑和乡村邮递员把大半个身子泡在温水里，背靠着碧草青青的湖岸，一边享受温泉水的抚摸，一边享用刚才备下的美食：酒、肉和奶酪。我却深深地把头扎在水里。每一次从水里抬起脑袋，只是为了把呛在鼻腔里的水，像牲口打响鼻一样喷出来，再深深地吸一口气，再一次扎进水里。

就这样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扎入水中，好像我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产生以来就从来没有干过别的。扎进水里，被水温暖而柔软地拥抱，睁开眼睛，是动荡不已的明亮，闭上眼睛，是结结实实的带着声响的黑暗。于是，我的生命变得简单了，没有痛苦，没有灰色的记忆。只是一次次跃出水面，大口呼吸，让新鲜空气把肺叶充满，像马一样喷着响鼻把呛进嘴里的水喷吐出来。这是简单的结结实实的快乐。是洛桑狠狠的一巴掌结束了我的游戏。

这些穿成一串的温泉小湖都很清浅，当我把头扎向深水时，屁股便露出了水面。洛桑一巴掌把我拍了起来。看我捂住屁股的样子，乡村邮递员放声大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小矮人的腹腔里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太过洪亮的声音让我感到了尴尬。但是，洛桑递给我的酒化解了这种尴尬。

酒，还有乡村邮递员的奶酪，加上正在降临的黄昏，使我与温泉的第一次相逢部分地符合了我的想象。酒精开始起作用了，我说：“如果再有几个姑娘。漂亮的姑娘。跟我们一样赤身裸体的姑娘。”

这句话使两个人大笑起来：“哦，姑娘，姑娘。”

“温泉里再没有姑娘了吗？”

两个人依然大笑不已。

很多年后，在东京，几位日本作家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大家谈起了日本的温泉。我问频频为我斟酒的老作家黑井谦次先生，是不是还有男女同浴的温泉。川端康成小说里写过的那种温泉。老作家笑了，说：“如果阿来君真的想看的话，我可以做一次向导。只是先听一个故事吧。”他说，他四十岁的时候，与阿来君差不多的年纪，离了喧嚣的城市，到北海道去旅行。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是享受温泉，同时，也想看看男女同浴的温泉。在外国人的耳朵里，好像整个日本的温泉都是这样。而在日本，你被告知这种温泉在北海道，寻访到北海道，你又被告知那种温泉在更偏僻一些的地方。黑井谦次先生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住在北海道一间著名的温泉旅馆，但那里没有男女混浴的地方。经过打听，人家告诉他有这种温泉。他走了很长的路去寻访。结果他说：“温泉里全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对我说：‘可怜的年轻人，以前没有见过世面，到这里来开眼了。’”黑井谦次先生这个故事，在席间激起了一片开心的笑声。黑井先生又给我斟上一杯酒：“阿来君，我告诉你这个温泉在哪个地方，只是，那些老太太更老了，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该被他们看成小孩了。”大家再次开怀大笑。

回到酒店，我开始收拾东西，明天就要出发去据说也有很多温泉的上野县的上田市。我眼前又浮现出了中国藏区草原上的温泉。草原宁静，遥远，温泉水轻轻漾动宝石般的光芒，鸟鸣清脆悠长，那光芒随着四时晨昏有无穷的变化。

我又想起那次在温泉时的情形了。

我说：“如果这时再有几个姑娘……”

洛桑和乡村邮递员说，如果我有耐心，多待一些时候，就可以碰到这种情

形。但在花脸贡波斯甲和寨子里长辈人的描述里，从晚春到盛夏，温泉边上每一天都像集市一样喧闹，许多赤裸的身体泡在温泉里，灵魂飘飞在半天里，像被阳光镀亮的云团一样松弛。美丽的姑娘们纷披长发，眼光迷离，乳房光洁，歌声悠长。但是，当我置身于温泉中，这一切都仿佛天堂里的梦想。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身边两个男人。我们都喝得有点多了，所以大家都一声不响，躺在温水里，听着自己的脑海深处，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看星星一颗颗跃到了天上。

洛桑说：“这种情形不会再有了。这个规矩被禁止了这么多年，当年那些姑娘都是老太太了。现在的姑娘，学会了把自己捂得紧紧的，什么都不能让人看见。男人们被土地，被牛群拴住了，再也不会骑着马，驮着女人四处流浪。一匹马关得太久，解开了绊脚绳也不会迎风奔跑了。”

“只有我，每天都在路上，”乡村邮递员还没有说完，洛桑就说，“得了吧。”

小个子的乡村邮递员还是不住嘴，他说：“我每天都在到处走动，看见不同的女人。”我看见他口里的两颗金牙上有两星闪烁的亮光。

洛桑说：“住嘴！”

邮递员又灌下一口酒，再对我说话时，他胃里的腐臭味扑到我脸上，“朋友，我是国家干部，女人们喜欢国家干部，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国家给的工资！”

洛桑说：“工资！”然后，两个耳光也随之落在了邮递员的脸上。邮递员捂着脸跳上岸，瘦小身子的轮廓被夜色吞没，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不太具象的鬼影。他挨了打却笑出了声，话依然冲着我说，“这狗日的心里难受，这狗日的眼红我有那么多女人。”

洛桑从水里跳出来，两个光身子的人在夜色中绕着小湖追逐。这时，下面的公路上突然扫过一道强光，一辆吉普车大轰着油门离开公路向山坡上冲来。雪亮的灯光罩住了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洛桑强壮挺拔，邮递员瘦小而且罗圈着双腿。车灯直射过来，两个人都抬起手臂，挡住了双眼。车子直冲到两人面前才吱一声刹住了。车上跳下一个人，走到了灯光里。邮递员放下手臂，嗫嚅着说：“贤巴县长。”

洛桑像牙疼似的哼了一声。

贤巴县长对他视而不见，径直走到洛桑面前，说：“我的朋友呢？”

洛桑一下没有回过神来：“你的朋友？”

我在水里发出了声音：“我在这里。”

贤巴说：“我在乡政府等了你很久，我以为你会去乡政府。”

我说：“我是来看温泉的，到乡政府去干什么？”

贤巴说：“干什么？找吃饭睡觉的地方。”

“难道跟他们就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

副县长说：“穿上衣服，走吧。”然后他又转身对洛桑说，“你这种人最好离我的朋友远一点。”

“县长大人，是你的朋友竖起大拇指要跟我走的。”洛桑又灌了一大口酒，对我说，“原来你也是个大人物，跟你的朋友快快地走吧。”

这时，那个乡村邮递员已经飞快地穿上衣服，提起他的帆布邮包，钻进夜色，消失了。

贤巴拉着我朝汽车走去，洛桑也一把拉住了我。我以为他改变了主意叫我留下来，如果他说你留下，我想我会留下的，但他说：“就这么走了？国家干部骑了老百姓的马不给钱吗？”

我还光着身子，贤巴把一张五十元的纸币扔给这个脸上显出可恶神情的家伙。纸币飘飘荡荡地落到水里，洛桑笑着去捞这张纸币，我穿上衣服。坐在汽车里，温泉泡得我浑身很舒服地瘫软，脑子也因此十分木然。我半躺在汽车座椅上，汽车像是带着怒火一样开动了，车灯射出的两根光柱飞速扫过掩入夜色的景物，一切刚被照亮，来不及在眼前呈现出清晰的轮廓便又隐入了夜色。很快，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上了公路，声音与行驶都平稳了。

贤巴转过脸来，这几天来那种客气而平淡的神情消失了，当年参军前脸上看人常有的那种讥诮神情又浮现在他那张看上去很憨厚的脸上：“拍到光身子的女人了吗？先生，时代不同了，你不觉得那是一种落后的风俗吗？”

“我觉得那是美好的风俗。”

汽车颠簸一下，贤巴的头碰在车身上，他脸上讥诮的神情被恼怒代替了：“你们这些文人，把落后的东西当成美，拍了照片，得奖，丢的可是我们的脸。”

我不再说话，在这么大的道理前还怎么说？这种话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上，写在文件里，甚至这么偏僻的草原上也有人能把这种道理讲得义正辞严，而我已经习惯沉默了。

突然我又想起了刚刚离开的温泉。不断鼓涌，静默地吐出一串串珍珠般晶莹气泡的温泉。甚至，我恍然看到阳光照亮了草原，风吹着云影飞快移动，一个